



儀禮集編卷七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 石門鮑漱芳 顧修 參校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射儀於五禮屬嘉禮

敖氏曰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

郝氏曰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凡天子之事稱大諸侯稱大非古也不曰禮曰儀射主儀也射者爭之器行之以揖讓故貴儀子云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唯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記云天子將祭先習射中多者得與於祭夫射中而不失儀承大祭可也鄭謂

大射專爲祭行不盡然也

世佐案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貢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于此以求安譽而免流亾也將祭而擇士習之于澤試之于射宮惟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意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以釋之誤矣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鄉大夫與其民習射于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于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唯欲主于序歡情也此則爲射而燕主于習禮樂也不曰禮而曰儀以其威儀之法比鄉射尤詳也

大射之儀

敖氏曰他篇於此言禮是乃言儀者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摠名儀則其節文也

君有命戒射

註曰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君乃命之言君有命政教宜由尊者

世佐案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然則王大射以春矣用林氏希逸說諸侯大射之時未聞註云將有祭祀之事非也

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

註曰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

疏曰周禮大宰職云掌百官之戒誓故鄭以天子冢宰言

之其實諸侯無冢宰立司徒以兼之也

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

註曰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

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辯貴賤也贊佐也

謂士佐執事不射者

疏曰上文宰官尊總戒此射人司士色別重戒之

右戒羣臣

世佐案此皆射前旬有一日之事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

註曰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

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

郝氏曰宰夫即燕主人宰膳宰宰夫之屬掌治官饌故宰

大戒之司馬射人皆掌射事

張氏曰前者宰已戒百官至此宰夫又以射期將至來告

于宰上下交飭也又及司馬者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

世佐案復戒此三官者以宰是百官之長司馬射人皆

於射有職守故也六卿分職故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

者以其即司馬之屬也郝以宰為膳宰非量道張侯皆

射前一日事張云即此日亦非

右再戒宰及司馬射人

宿視滌

註曰滌謂漑器掃除射宮

敖氏曰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滌也宿謂前射一日為

之

張氏曰射人宿視滌掃除濯漑又在前射三日之前一夕

故云宿

世佐案宿謂前射一日也視滌亦宰夫事周禮宰夫職云從大宰而眡滌濯是也此惟宰夫視之宰不親者射異于祭也必視之者以學中器具房舍皆不常用故也燕於寢則無庸視矣敖以宰夫至視滌十二字爲句張以射人宿視滌爲句皆非知者以周禮唯大宰職有視滌濯之文司馬射人皆無視滌之事也張又以宿爲前射三日之前一夕尤非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

註曰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止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

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糝糝雜也雜侯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大夫將祭於已射麋侯士無臣祭不射

敖氏曰侯道侯去物之步數也所畫物在兩楹間正當楣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楣間爲節也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狸形於其上以爲識故曰狸步云參如毋徃參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也參侯者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此大侯熊侯也則參侯其豹侯與九十七十五其步數也君至尊而侯道反遠於卿大夫士者蓋位尊則所及者遠位卑則所及者近故侯道象之以見其義也設乏之處各去其侯之北十步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爲節也去其

侯之西亦十步者則因其北之成數而用之亦以公宮之庭寬廣故爾周官司裘職言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射人職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亦謂熊侯豹侯也其侯數少於此則侯道未必有九十步者矣蓋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之諸侯非也周官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者耳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國哉

郝氏曰大侯是熊豹侯參謂參于二侯之間卽孤卿大夫所共射之麋侯干迺近也近易干卽士所射豻侯三侯同道連設由堂而南五十步張干侯又南二十步張參侯又南二十步張大侯設乏三侯皆設乏也 又云周禮射人

職云王射三侯九節諸侯二侯七節則是大侯九十弓者王射也今諸侯用之稱大射其卿大夫侯道用七十得非僭邪

張氏曰三侯共道遞近以二十步爲率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遠則鶡大侯近則鶡小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去其侯六丈也

世佐案鄭釋侯義本考工記及射義恐是後儒附會非先王本意也量侯道之法鄭得之蓋不數堂上也三侯皆所謂皮侯也說見鄉射記此與司裘職文異者彼是畿內諸侯法此則畿外也畿內亦有諸侯乎曰有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是也祭伯凡伯之類見于春秋者多矣豈鄭氏一人之私言哉外諸侯設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于臣所射也參侯卿大夫所射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麋侯之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天子也亦不純用麋者以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大夫也敖郝二說

皆非干侯士所射干當如鄭讀胡犬也郝說鑿矣此雖設三侯而上不及虎下不取豹以參易麋而益以士之豻侯所以別嫌明微者至矣惡得而議其僭耶諸侯之卿大夫自與其臣習射當設參侯豻侯下其君一等也賈疏云亦用麋侯非當以射義孔疏為正諸侯以下大射皆不為祭擇士鄭云大夫將祭于已射麋侯亦非遂命量人中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註曰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已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為俊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鴟鵂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考工記

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大侯之鵠方六尺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迹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豻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

疏曰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侯之廣狹取度于侯道

世佐案鄉射記云三引二寸以為侯中

分其侯而鵠居一焉大侯侯道九十弓則侯中丈八尺

案此弓取二寸之數故鵠方六尺也

世佐案此三分居一之數下放此

參侯侯道七

十弓則侯中丈四尺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也豻侯侯道五十弓則侯中一丈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凡侯之上躬下躬及上舌下舌各二尺合八尺是豻侯侯中及

躬與舌丈八尺張法豨侯下綱不及地尺二寸則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也參侯侯中併躬舌為二丈二尺張法參鶻下畔與豨侯之上綱齊所謂見鶻於豨其鶻下八尺六寸大半寸為豨侯所掩是參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則上綱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侯中併躬與舌為二丈六尺張法大侯鶻下畔與參侯上綱齊所謂見鶻於參其鶻下一丈為參所掩是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則上綱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凡言大半寸者三分寸之二少半寸者三分寸之一

節本

劉氏啟曰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也中者最中幅也世佐案中對躬與舌而言非侯之最中也侯之最中者曰鶻曰正曰實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

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

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世佐案但云躬與舌各一幅未見

尺舌又長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躬舌也世佐案此於記

亦欠詳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各濶二尺則與侯中

方矣世佐案此但說得侯中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也

世佐案廣與崇方謂侯中也若論侯之全體先量侯道乃

制侯中既制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

求其崇必方其足世佐案足疑當作中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

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

幅躬各二幅舌各一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

九幅躬與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崇亦十尺矣中丈

四尺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崇亦丈八尺矣世佐案此

中為侯之全體也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

止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幅以五為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幅以四為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幅以三為中矣世佐案其初祇謂最中一幅為中而此更以三幅為中亦自相矛盾矣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於其中從遠視之令出於參之右舌下也所以必出於舌下者舌能蔽之故以見為節也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三尺也世佐案鄉射禮云下綱不及地武此十尺之侯而其鵠去地僅三尺則鵠反不得居侯之中矣何其謬耶世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之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名之世佐案為武鄭據漢禮五武成步言也劉云三尺則成臆說矣干侯之鵠用此為高亦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世佐案似此則大侯于西射者立兩楹之間有不使密不至相掩踈足以射其能正對侯中者矣將何以中勢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中猶身也世佐案鄭無此說考工記註云身躬

也劉氏豈未之考耶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者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世佐案古人制侯大為之體而小為之鵠體必大者所以優尊也使其君射之易為中鵠必小者所以示雋也凡射者不貫鵠不釋劉氏蓋未達斯意與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世佐案鄭皆據經而言以干不及地武計之當如是也劉以為難信過矣鄭意以謂不如是則大侯之鵠不見於參參不見於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於參參亦終不能見於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今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計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

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如使鵠盡見不

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世

案此論從干望參但以目高七尺計之而不計堂去庭之

數宜其不能見鵠也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所處高則

不蔽於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

不合經令獲者執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

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

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覩之哉世佐案大侯

強參五仞干三仞旌各出其侯尺八寸射者孰不覩之所

以負侯者欲令人見旌耳旌既見雖不見負侯者可也立

而背之亦得謂之負又經云狸步張三侯者非謂射者之

此義不足以破鄭也志謂張之者之法也而鄭以謂射當如狸之擬物何預於

張侯乎世佐案狸步乃量侯道之器名步而刻畫以狸則

其類也後來說者唯敖氏得之鄭義固未備而劉說更去之遠矣

敖氏曰張侯之序以大侯為先參次之干為後乃云某見

鵠於某者蓋先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之後則遠侯之

鵠自各見於近侯之上非謂先張近侯乃張遠侯也二侯

之高俱見鵠而不盡見其鵠下之中是射者惟以貫鵠為

中而其外則否於此見之矣此張侯之法大而遠者則高

小而近者則下乃其勢之不得不然者而尊卑之義亦存

焉禮意之妙大抵類此

郝氏曰三侯道有遠近侯亦有大小大侯最大參侯次之

干侯最小侯小則卑侯大則崇崇者遠在外卑者近在內

諸侯堂高七級自堂上射故豻外見參之鵠參外見大侯

之鵠鵠大鳥鶴屬豻侯下綱離地尺二寸以在內最近易

見者約之二侯在外可知矣再言西十北十前言量此言

設也乏用革用皮蔽矢也 又云鄭謂參侯去地一丈五

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鄉射記云鄉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即鵠也二五為十尺則是五十弓之鵠方一丈也三分之則鄉侯高廣凡三丈即干侯也參侯七十弓高廣三丈四尺世佐案以郝說推之七十弓之鵠方一丈四尺三分之則參侯高廣凡四丈二尺其大于干侯者凡一丈二尺今云高廣三丈四尺未詳大侯九十弓高廣三丈八尺世佐案以郝說推之九十弓之鵠方一丈八尺三分之則大侯高廣凡五丈四尺其大于參侯者亦一丈二尺今云高廣三丈八尺未詳豈故謬其說以惑人與侯在外者漸遠漸高而堂上地又高故其鵠可見鄭疑過大故解侯中為全侯世佐案鄭說侯中之上下又皆而以大侯全體為高一丈八尺世佐案鄭說大侯全體為高二丈六尺非又疑不見鵠故以為張之去地二丈二尺五寸于事理轉謬矣古之射者所重在禮不以中小為能故侯中崇廣取象大鳥乃所以為近情而鄭反謂鵠為小鳥難中又左矣

世佐案註疏論張侯高下之法最為精細而後儒多非之者過也劉說侯制與鄭義頗異然以鄉射記及考工記校之則其是非判然矣至所論張侯之法尤謬愚恐後之好異者或有取焉故錄之而辨其下云遠侯之鵠必出于近侯之上者便射也參侯不去地一丈有奇則不能見鵠于干大侯不去地二丈二尺有奇則不能見鵠于參鵠不見何以射如以郝說干侯高廣三丈參侯三丈四尺大侯三丈八尺計之則參侯之出于干大侯之出于參僅四尺耳縱使侯遠堂高或能見鵠而自四尺以下為近侯所掩者豈能越近而中之乎此亦不通之論也又案漢高祖歌云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賈誼賦云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則鵠是鳥之有力飛遠者射鵠取義未知其果以此否而以為小鳥則非矣

傳集錄
鄉射禮張侯與射同日此乃於前一日爲之者大射重
于鄉也鄭云前射三口亦誤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鐻皆南陳
註曰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簇所以
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
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
肆有鐘有磬爲全鐻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鐻爲節

陳氏暘曰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
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
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於東方震音象萬物
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
出於西言之方也鼗倚于頌磬西絃頌磬在西而有絃是
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特磬在東而以笙磬名之周官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掌太師之縣則頌磬編磬也
笙磬特磬也縣則又兼編與特言之然言笙磬繼之以鍾
鐻應笙之鍾鐻也笙師共笙鍾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之以
鍾鐻應歌之鍾鐻也左傳歌鍾二肆是已詩言笙磬同音
書言笙鏞以間大鐘謂之鏞則笙鏞特縣之鐘也以笙鏞
爲特縣之鐘則笙磬爲特縣之磬明矣

敖氏曰宿縣謂前射一日縣之也明日當射故此日云宿
笙磬笙鐘皆與笙相應者也磬外面爲股內面爲鼓西面
者鼓在西而擊者東面也鍾鐻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其
面有二故不言西面而擊者亦與磬同也下放此

郝氏曰笙磬笙與磬相次吹笙則鐘磬和之故謂笙磬笙
鐘也笙生也列竹于匏象物生出地東爲生方故設于東
階下東南笙磬之南笙磬笙鐘小而編縣鏞大鐘特縣

張氏曰諸侯軒縣三面各有一肆此其東一肆也

世佐案燕禮縣與燕同日此亦於射前一日爲之者大射重于燕也軒縣之法東西北三面各一肆一肆之中而磬鐘鐻之屬具焉磬與鐘編縣者也其他則特縣笙磬笙鐘以其在東而名之頌磬頌鐘以其在西而名之鄭解蓋得之矣獨是編縣十二枚備十有二律之數度鄭乃引春秋外傳以證此似東縣獨協大簇姑洗二律西縣獨協夷則無射二律所以啓後人之疑耳陳氏以笙磬爲應笙之磬頌磬爲應歌之磬諸儒多右其說竊恐亦未的也蓋樂以人聲爲貴故歌者在上方匏竹在下上下謂堂上堂下也陳氏云頌磬歌于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非就堂下樂中亦有差等笙管聲之發乎人者也磬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故有時以笙爲主而磬

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云笙磬同音是也有時以管爲主而磬以下應之所謂下管也詩云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爲主矣何以但有應笙之鐘磬而無應管之鐘磬耶且歌者在上方安得有歌而云頌磬歌乎西是亂上下之列矣至于合樂之時歌瑟與衆音並作亦豈唯西縣爲與歌相應也凡縣鐘磬皆編縣之而陳以編磬特磬爲頌笙之別亦非毛氏萇云笙磬東方之樂也則鄭說傳之有自愚故不敢有異議云南陳謂向南陳之簋首在北也皆皆磬鐘鐻也陳之於堂爲縮

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

註曰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鼗應朔鼗也先擊朔鼗應鼗應之鼗小鼓也在東便

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

疏曰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于射略于樂故用先代鼓

敖氏曰此鼓輦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鑄之南故移鼓輦於此以辟之也鼓輦若在東縣南則鼓在左輦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

郝氏曰建鼓卽楹鼓也應輦亦懸設

張氏曰此鼓本在東縣之南與磬鐘鑄共爲一肆移來在此者鄭以爲爲君以君在阼階上近君設之故云爲君也世佐案註爲君之說似迂當以敖說爲正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朝輦在其北

註曰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朔始也奏樂先擊西輦樂爲賓所由來也鐘不言頌輦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

敖氏曰頌之言誦也謂歌樂也此磬與歌樂相應故曰頌磬此鐘之用亦宜與磬同春秋傳曰歌鐘二肆其謂是鐘與鼓在南輦在北明其不統於縣

郝氏曰建鼓言一所以殊于東者

張氏曰此西一肆也

世佐案頌磬之說郝氏張氏皆與敖說相類今不具錄辨見上

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

註曰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

其爲諸侯則軒縣

敖氏曰國君合有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間也階間之縣東上其鼓則西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用樂乃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間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其文以見之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也

郝氏曰又言一建鼓所以殊于西階西者

世佐案此闕其北一肆辟射也猶設鼓者別于判縣也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旣設之亦須擊敖云此鼓不擊非旣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若不爲射雖於其臣亦當設之註說非燕禮縣法宜與此同爲燕亦有時而射也

簞在建鼓之間

註曰簞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

敖氏曰簞卽工之所管者故近工位設之

世佐案建鼓之間卽兩階之間也設于此者以管爲堂下樂之主也

鼗倚于頌磬西絃

註曰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絃編磬繩也設鼗于磬西倚于絃也

敖氏曰西絃磬絃之西出者也

郝氏曰鼗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不懸設倚置于頌磬東絃鼗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絃鼗倚于磬簾東故其絃西委也

世佐案西絃之說郝氏爲長若從註說則經西絃二字

當乙編磬繩不可言東西也以聶氏三禮圖考之可見

三禮圖編縣在一簾為二列半在上半在下 敖云磬絃之西出者誤矣

右視滌張侯縣樂

世佐案此皆前射一日事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罍在南有豐罍用錫若絺綴諸箭蓋罍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

註曰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為若井鹿盧其為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罍覆尊巾也錫細布也絺細葛也箭篠也為罍蓋卷辟綴於篠橫之也又反之為覆勺也皆元尊二者皆有元酒之尊重本也疏曰此陳設器物與燕禮同但文有詳略耳

敖氏曰罍橫綴於箭而從蓋於罍勺亦從加於罍上西枋與箭而午乃以餘罍反蓋于勺亦為塵之著于勺也蓋以

君飲此酒故謹重之如是燕禮云尊南上此云酒在北文互見爾說見前篇方壺不用廢之者遠下君

張氏曰綴諸箭者綴錫若絺於箭而張之以覆也蓋罍加勺又反之此覆尊之法勺加罍上復撩罍之垂者以覆勺

世佐案郝以綴諸箭蓋為勺非當從張氏

尊士旅食于西罍之南北面兩園壺

註曰園壺變於方也賤無元酒

敖氏曰罍南言東西節也罍南有鼓此不以鼓為節者鼓高而罍下園壺在地取節於其下者宜也燕禮旅食與其尊皆在門西此旅食者在西方之南於燕位為少西則此尊之南北亦宜近之

郝氏曰士旅食者之尊燕禮設于門西旅食者立門西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逼近門旅食者皆立堂下士南避射

也故尊改設堂下西罇之南

世佐案罇南有鼓此尊又在鼓南也舍鼓而取節于罇者以鼓之在西者有二故以罇為識也敖云取節于其下非

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

註曰為隸僕人巾車參侯豨侯之獲者獻讀為沙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獻況于醲酒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

敖氏曰此尊侯時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車隸僕人之酒也於此獨云獻者嫌其為祭侯且見不他用也壺亦園壺

張氏曰註引郊特牲以証沙酒之義况沛也沛沙酒者和以醲酒而摩挲之以出鬱鬯之汁也以其祭侯故用鬱鬯

設服不之尊在飲不勝者以後故註云侯時明此尊不為服不氏設也

世佐案下經云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即此尊也是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之以見尊卑之差也如諸公卿大夫之席亦皆未設而先言之是其徵矣獻酒之解亦當從敖說舊以為鬱鬯非也鬱鬯之酒天子以為贄諸侯未賜圭瓚不敢為豈宜以獻僕隸下人乎即云祭侯亦非所宜也且酌鬱齊以奠不以尊見周禮司

尊奠

設洗于阼階東南壘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

註曰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為奠虛爵也服不之洗亦侯時而陳於其南

敖氏曰此云又設洗亦因上禮而連言之其實未設也獲者即服不之屬惟云水是不用壘也君禮而水不用壘以所獻者賤故爾

張氏曰此篚中不設爵將因獻服不之爵而用之也

世佐案獲者之尊即設于大侯之乏東北者下經云設洗于尊西北即謂此洗也篚中所實者一散也亦未設而先言之註以此與服不之洗分爲二而張氏從之非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註曰唯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卿命於其君者也

疏曰知賓及公席布之其餘樹之於位後者下文更有孤

卿大夫席文故知也此實未布而言布之者欲辨尊卑也

孤尊而後言之者有無不常定也小卿命於其君者案王

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

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

世佐案王制本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從鄭註補正若言小卿據次國已下有之

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賓有加席亦蒲筵加莞席也公不言設加席如燕

禮可知或亦蒙有加席之文也射禮重於燕故賓有加席

此惟公席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

者亦因設公席賓席而遂及之耳卿上大夫也小卿中大

夫也大夫下大夫也小卿席于賓西而統於賓則此賓其

以中大夫爲之與繼而之下當有西字東面者在西序下

少北言若有者國有大小則大夫亦有衆寡也諸公亦或

有或無故後言之

世佐案卿三卿也小卿上大夫也大夫下大夫也說見燕禮諸侯之卿大夫皆有定數云若有東面者以國有大小則其學宮亦有廣狹也此諸席之位次皆與燕禮同惟賓有加席而設之後于公爲異耳

官饌

註曰百官各饌其所當共之物

敖氏曰官各饌之於其所也燕禮曰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

世佐案此亦膳宰總具之于堂東而官乃分饌之于其所也所饌之物見燕禮註

右陳設

敖氏曰自此以後其經文有與燕禮同者則不重釋之

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

註曰大史在干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故入庭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

敖氏曰大史在干侯東北爲有事故深入東上小史在西也不著祝位者與史異處故略之其位自在門東士旅食者在士南者爲辟射也門西之位其東西稍近於侯從者小臣師之屬也

郝氏曰大史掌辭命立干侯東北北面者近君也

世佐案大史與士旅食者之位皆與燕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于干侯之東北近其事也云東上謂與

儀禮集解 卷七
祝序也不言祝者以其無事略之也敖云祝位自在門
東非士旅食者移于士南從其類也觀此則士旅食者
卽周禮旅下士益可見矣燕禮在東堂下者唯小臣師
一人今則及其從者皆立于此云西上亦統于君也凡
庭中之位阼階以西皆東上其東則西上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
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

註曰上言大夫誤衍耳

敖氏曰阼階東南蓋於罽南也燕禮言爾此言揖亦互文
郝氏曰言揖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爲上大夫也
世佐案經兩言諸公卿大夫因上有大夫與諸公卿連
文而誤衍大夫字耳郝說曲當從註

右卽位

大射正擯

註曰大射正射人之長

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
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

世佐案燕禮云賓出立于門外東面此北面者大射辨
尊卑故賓于門外執臣禮也

公揖卿大夫升就席

右命賓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筓者與羞膳者

註曰請士可使執君兩甌之筓及羞脯醢庶羞于君者

世佐案鄭解此羞膳兼脯醢庶羞而言與燕禮註異亦
非也說見燕禮

乃命執筓者執筓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

羞于諸公卿者

世佐案下經主人獻公之時云宰胥薦脯醢則羞膳者非士矣執事及羞于諸公卿者經無明文以類求之蓋亦宰胥也是與燕禮請雖同而所命者則異

右命執事者

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卽席

註曰辟逡遁不敢當盛

敖氏曰凡受公禮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

奏肆夏

註曰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

疏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此亦同彼註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常燕無以樂納賓法也又此納賓樂故諸侯亦得用者升歌則不可若賓醉而出奏陔夏與此異也

敖氏曰此爲賓奏之當作西方之縣也周官言九夏次日肆夏春秋傳言肆夏之三日肆夏繁遏渠然則每夏之中各有篇數如肆夏之類乃其首篇名耳穆叔聘于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而不及繁遏渠其辟天子之享禮與

世佐案燕禮輕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奏之大射禮重故雖以已之臣子爲賓而納之必以樂豈問其有王事之勞與否哉疏誤矣呂叔玉之說鄭於周

禮註既破之而于此復引之者亦以廣異聞存疑異耳然以禮斷之則此肆夏必非頌之族類也頌非諸侯所敢用也且天子與諸侯奏法亦別天子宗廟之中尸出入以鐘鼓奏之詩云鼓鐘送尸是也周禮謂之金奏此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金蓋卽賓出鼓陔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晉侯金奏肆夏之三是僭天子也記言趙文子奏肆夏是僭諸侯也又案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然則天子納賓不奏肆夏矣鄭引周禮易尸爲賓亦非

右納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右拜至

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

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

敖氏曰舉冪之儀當與蓋冪者相類蓋主人取觚而適尊所執冪者則進而發其冪之反者主人取勺執冪者乃舉冪也又反之亦執冪者也

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

註曰宰胥宰官之吏也不使膳宰薦不主於飲酒變於燕敖氏曰宰胥宰之屬也薦賓者與公同亦盛之

世佐案宰胥膳宰之吏也周禮序官膳宰下云胥十有二人是已燕禮膳宰薦賓胥薦主人今薦賓乃使胥者

傳禮集編 卷十
三
主于射略于燕也

賓升筵庶子設折俎

註曰庶子司馬之屬掌正六牲之體者也不使膳宰設俎為射變於燕

世佐案燕禮設賓俎亦膳宰此乃使未爵命之庶子者略也庶子說見上篇鄭引周禮諸子職釋此誤

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絕祭啐之與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與主人答拜樂闋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

敖氏曰奏肆夏及樂闋之節說見燕禮記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

西階西東面少進對

敖氏曰西階西非主人堂下之正位以從降暫立於此耳主人既對不言反位亦文省

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與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敖氏曰此奏肆夏當以東方之縣

世佐案此奏肆夏之法與上同敖云為賓奏以西縣為

公以東縣膠矣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
敖氏曰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於君見之耳
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

世佐案燕禮士薦膳宰設且贊授肺此皆與之異者亦
爲主于射而略之也

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與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
奠于篚

敖氏曰篚膳篚也奏肆夏及樂闋之節說亦見燕禮記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
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
爵于篚

敖氏曰此亦當酌膳云散誤也燕禮曰公答再拜此省文
也下不言者皆如之

郝氏曰燕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叨君惠大射主禮
不敢同于尊也

姜氏曰酌方壺酒曰酌散燕禮酌膳而此酌散者燕禮賓
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此以下燕禮多答再拜而大射
但答拜義亦如之

世佐案後二說得之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
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
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
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

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
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
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
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
遂卒觶與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再拜

姜氏曰此亦答再拜者蓋重祭也

世佐案此云答再拜衍一再字耳姜氏重祭之說似迂
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
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
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
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北
面及公揖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
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

右二大夫媵觶于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與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
正辭賓升成拜

註曰正長也小臣長辭變于燕

敖氏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

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與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與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與
洗

敖氏曰言與洗見洗則立也

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

首公答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公公許
敖氏曰旅旅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臣所以廣君賜
也公許擯者又以告賓乃旅也

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
坐奠觶拜執觶與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
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

世佐案賓初立于西序東面既乃於筵西東南面立至
是始就席禮以漸而殺也燕禮無此三字文略耳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
筐復位

右公為賓舉旅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
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

醢

世佐案此薦不言其人蓋亦宰胥也

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註曰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臠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
疏曰若有諸公公用臠卿宜用臠也

世佐案卿有俎別之于大夫也亦辨尊卑之義註云卿
用臠謂上卿耳其下二人則又折以上卿之餘體也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絕祭不啐肺
與加于俎坐稅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與降席西階上北面坐
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

姜氏曰祭肺不啐猶祭酒不啐皆降于賓也不言不啐酒
蓋省文

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筐擯

儀禮集說 卷十
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諸公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

右二大夫再媵觶于公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

註曰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

敖氏曰燕禮言酬此言賜亦文異耳

世佐案當從註說

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爲卿舉旅

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肴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

註曰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眾也

敖氏曰大射差重於燕又加瑟者二人然則諸侯之祭饗歌與瑟者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子之制其隆殺之數亦可知矣

世佐案工六人諸侯之正禮也然則天子蓋用八矣春

秋隱五年左傳云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其例也敖說非

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

註曰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瞽矇正焉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敖氏曰上工卽上瞽周官上瞽百人

世佐案僕人正僕人師皆於天子爲太僕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也一爲正其一爲師僕人土則祭僕以下與以此等官相工亦重其事也分別相之辨尊卑也燕禮皆以小臣註云以僕人掌眠瞭非也說見上篇上工堂上之工也對下羣工爲堂下之工而言敖云卽上瞽非

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揜越右手相

註曰謂相上工者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

世佐案後首揜越之說見鄉射禮

後者徒相

註曰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出入

疏曰入時如此出時亦然

世佐案賤者先就事工之通禮也燕禮亦然但文有詳略耳註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似曲

入小樂正從之

註曰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曰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者彼主於樂此則略于樂故也

敖氏曰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之也此樂盛於彼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亦不使大樂正者其辟祭饗之類與

世佐案周禮序官云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然則諸侯之樂正上士小樂正下士明矣燕禮使樂正此乃云小樂正者疏以爲略于樂是也工用六人以示其禮之重樂正使下士以示其樂之略意各有主也從大師而升者以其卑也其序又與工相變也鄉飲酒鄉射皆使樂正者彼是大夫之樂正也大夫之樂正皆以下士爲之無大小之別故射與飲酒禮同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

註曰工六人

坐授瑟乃降

註曰相者也降立于西縣之北

敖氏曰相者降位蓋亦在西方

世佐案僕人正以下皆士也其位當在西方註說非

小樂正立于西階東

註曰不統于工明工雖衆位猶在此

張氏曰燕禮工四人樂正升立于工之西在西階東此工六人數衆疑位移近西乃樂正猶立西階東不變是統於階而不統於工也

世佐案燕禮樂正北面立于工西此云立于西階東亦文互見也

乃歌鹿鳴三終

註曰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畧于勞苦與訟事

敖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

世佐案三終當從敖說

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

註曰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觚工賤異之也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

世佐案洗者亦以其大師敬之也此唯爲大師一洗耳

疏云工六人皆爲之洗非爵亦觚也註誤又案註云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者謂工四人之左瑟皆以主人實爵獻工爲節非必受獻乃然也

一人拜受爵

註曰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

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

敖氏曰位洗北之位也

世佐案燕禮于升歌之後公卽爲大夫舉旅此篇乃移在射後者急于射而緩于飲酒也

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

註曰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于其南北面工立僕人立于其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

疏曰鼓人誤當作鞀人

敖氏曰鼓北鑄南也不云鑄南者嫌與尊旅食者之意同

也不取節於鼙者鼓大鼙小也羣工卽上工謂瑟者四人也陪于後者其以鼓鐻之間不足以爲一列與前列二人後列四人皆當北上射事未至而降爲管故也降不言相者可知也

郝氏曰樂先升歌歌畢二師四工皆降席立于西階下東建鼓之北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立于後以俟奏管

世佐案大師之不於此卽降者以樂不間合堂上無事也立者謂大師以下六工爲一行北面東上也知北面者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之位推之可見鼓北西階東建鼓之北也立于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註云西縣之北非若在西縣之北何得近舍頌磬而遙取節于鼓耶疏云取形大又面向東皆飾說也知亦不在鐻南者

以鼓鐻間有鼙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間未必有餘地就有餘地豈能容此衆工及相者之位哉且蕩在建鼓之間卽大師之所管者亦不宜舍之而遠立他所也羣工堂下之工也陪于後者亦六人爲一行也知亦六人者以上三篇歌瑟四人堂下笙者亦四人推之可見是時小樂正降立于其西北面

乃管新宮三終

註曰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其篇亡其義未聞笙從工而入旣管不獻畧下樂也立于東縣之中

敖氏曰此承上文而言是降者管之明矣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然簫一而已其大師管之與三終者管新宮并及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鞀鼓詩曰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

此西方之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爲射故畧於樂也不畧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畧其正亦如鄉射之不畧鄉樂矣

張氏曰燕禮笙入立于縣中註云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以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註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鼓在西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篤在建鼓之間註云篤謂笙簫之屬倚于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者亦奏之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註乃云立于東縣之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辟射位射事未至無可辟也且上文大師等立于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註以爲西縣之北不知西縣

何以單名爲鼓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旣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卽立堂下亦其宜也

世佐案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射記三笙一和推之則管亦不止于一矣管奏則堂下諸樂並奏以應之敖但云奏西方之樂非書曰下管鞀鼓合止祝啟笙鏞以間奏管之時亦吹笙經不見笙入之文者以其不爲樂主略之也或曰上經云篤在建鼓之間註云篤笙簫之屬然則笙與管蓋並設也愚謂笙是匏屬不可云篤或說恐未是又案疏引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以爲吹管者亦吹笙之證非也彼是管畢而後吹笙此則笙管並奏管畢而樂終矣詎與燕禮記同乎旣管不獻者以奏管者旣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故

也餘同敖義註說之誤張氏論之詳矣

率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註曰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于其南

疏曰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遷工阼階之東南堂前三
筭西面北上

敖氏曰坫東南當在東縣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乃不
復升而遂遷於此者堂上之樂畢故也於是小樂正北面
立于其南相者退立于西方

郝氏曰坫堂下閣物處冠禮有西坫是堂東西皆有坫也
世佐案東坫之東南蓋在東縣之東也註云縣北敖云
東縣之東北皆非章內無大樂正註云大樂正當是小
樂正之譌也樂終而不告備亦以其略也

右樂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敖氏曰君再舉旅而卽請立司正爲射故也

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

敖氏曰此中庭者亦阼階前南北之中與燕禮司正之位
同以當辟射也

世佐案敖說誤見鄉射及燕禮

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
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敖氏曰此羣臣皆爲射而來是時猶未射固無嫌於不安
而司正乃受命以安之者緣其意若不敢必君之終行射
事然也受命亦北面與請徹俎同

世佐案請安說亦見燕禮

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與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敖氏曰北面立亦在觶南

右立司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指鈞弦

註曰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張幃席爲之耦次在

洗東南見鏃於弣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從集說節本

疏曰云耦次在洗東南者此無正文案鄉射記設楅南北

當洗此下三耦拾取矢出次西行又北行鄉楅則次在洗

東南也

敖氏曰司射射人亦大射正也燕禮曰大射正爲司射是

其徵矣諸侯之大射正蓋上士二人次所謂耦次也周官

掌次職云射則張耦次執弓左手執弣也挾乘矢於弓外

謂挾四矢而矢在弦弣之外也見鏃於弣明其方執而左

鄉及指間前後之節也右巨指鈞弦所謂挾弓也

世佐案大射正與射人尊卑蓋有間矣燕射以大射正

爲司射此以射人爲司射不同者燕本不爲射故其初

但以射人爲擯又爲司正及射而后以大射正爲司射

此禮專爲射故其初卽以大射正爲擯爲司正至是則

以射人爲司射也敖引燕禮釋此誤

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

註曰爲政謂司馬也司馬政官主射禮

敖氏曰爲政爲射政者也言此者亦示已不敢擅其事也

階前北面自於公

姜氏曰鄉射先請賓次請主人主于尊賓大射不請賓但請公主于尊君

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

註曰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

敖氏曰此以在堂上者爲耦之法告公也此大夫亦兼諸公卿而言不言士與士者略賤也

張氏曰既請射得命遂告君以比耦也

世佐案敖說得之註以此爲選三耦之法非

右請射

敖氏曰自此以後其經文有與鄉射同者不重釋之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

敖氏曰東面而右顧者爲有司在南也此有司其旅食者

與上經云士旅食者在土南北面東上命之之儀如是者以其賤也

張氏曰有司士佐執事不射者也士在西階南東面故於西階前右顧命之必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也

世佐案東面右顧者示命出于君也有司敖說近是

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福皆適次而俟

註曰中閭中衆弓矢三耦及卿大夫以下弓矢也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衆弓矢不挾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

疏曰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據此大射故知閭中云司射矢亦止西堂下者下文云司射卒誘射遂適堂西改取一不挾之是也

敖氏曰總謂以物合而束之也衆弓衆矢異束之賓之弓

與矢皆不在堂上遠下君也衆弓矢不挾亦以其多也中
籌豐在堂西楅在次各近其所設處也俟者兼指射器之
在三處者言也此射於公宮則中乃皮樹中也鄉射記曰
君國中射皮樹中

世佐案東堂謂東序東也弓倚于東序矢在其下北括
大射在郊敖云於公宮非

右納射器

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
尺而午射正蒞之

註曰工人士梓人皆司空之屬能正方圓者一從一橫曰
午謂畫物也

疏曰若丹若墨科用其一也云度尺者卽鄉射記從如筭
三尺橫如武尺二寸也

敖氏曰北階北堂之階也兩楹之間言當楣也疏數猶廣
狹也言二物從畫相去廣狹之度也午如十字然也射正
升降蓋自西階此射正其小射正與大射正二人是時一
爲司正一爲司射

郝氏曰蒞臨視也

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

註曰埽物重射事也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
郝氏曰埽埽畫處使分明

世佐案工人士梓人司宮蓋皆下士也其位當在土南
註云在北堂下非天子宮人以中士爲之則諸侯司宮
爲下士明矣工人士梓人與司宮皆升降于北階知其
亦賤矣

右畫物

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

註曰中未設也大史俟焉將有事也

敖氏曰鄉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又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是時中與楅皆未設大史蓋南當洗西直西序之西而立也政卽司射所誓之事

郝氏曰大史掌釋獲者

張氏曰中尚未設而云所設中之西謂其擬設中之地之西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

註曰誓猶告也

疏曰賓與君爲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爲耦同射參侯以其旣與尊者爲耦不可使之別侯別侯則非耦也

敖氏曰釋獲之事未至乃誓之欲其豫識之也

郝氏曰時司射立西階前轉向大史誓之

右誓大史

世佐案以上二節鄉射無

遂比三耦

註曰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

疏曰天子大射賓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則二侯四耦畿外諸侯大射賓射皆三侯三耦但諸侯畿外畿內各有一申一屈故畿外三侯遠尊得申與天子同三耦則屈畿內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申若燕射則天子諸侯例同三耦一侯而已以其燕私屈也若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

世佐案周禮云以四耦射二侯內諸侯之賓射也此以

三耦射三侯外諸侯之大射也其賓射亦當用四耦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蓋與他國之臣射故爾疏誤是時大夫在堂註云在門右亦非又案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諸侯大射不使司馬比耦而使司射者遠下天子也

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土

敖氏曰三耦皆士也亦司射前戒之故先立於此以待比也俟于次北便其入也此乃未比時之位若既比則位於次中矣

郝氏曰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南士立次外之北西向以俟鄉射三耦立堂西此立堂東者大射射器在東統于君也鄉射射器在西統于賓也

世佐案大夫自受獻之後皆升就席至此經不見其降而直云三耦俟于次北則三耦以士爲之明矣且鄉射三耦使弟子大射使士亦其宜也舊說三耦使大夫不足而取士非

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

敖氏曰是所謂比也此亦當有司馬命巾車量人繫左下網及命獲者倚旌于侯之事文不具耳鄉射則於既比三耦爲之

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註曰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

敖氏曰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文省耳此下當有三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次中而西面北上

世佐案註說非也於顯露處則修儀於隱蔽處則廢禮
豈聖人制作之意哉當以省文之說為正

右比三耦

司射入于次摺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
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

註曰由下物而少退謙也

敖氏曰既摺挾則立于三耦之北而後出次出次乃西面
是由次北出矣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不敢履下
物辟君也此射三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物故不言俯正
足

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

敖氏曰始射干誘射主於三耦也三耦士也故先射士侯
乃次及其上大侯再發以其尊異之也

世佐案始射干亦以司射士也

卒射北面揖

註曰揖於當物之處不南面者為不背卿

敖氏曰北面揖者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於楹間
嫌也

郝氏曰卒射北面揖敬君事殊于鄉射揖南面也

世佐案鄉射誘射卒南面揖此北面者執臣禮也雖為
上射亦然觀下經三耦卒射之儀可見矣註說固曲後
二說亦未為得也

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

敖氏曰如升射之儀為堂上所不見之揖言也降而遂適
堂西則不由其所立位之南矣此射者不在堂西射位又
不在西方故其儀與鄉射異

世佐案如升射之儀者如其堂上三揖堂下三揖也每至故揖處皆北面揖及將折而北行適堂西則東面揖與若然則降階亦南行當洗南而后西向北折以適堂西也經不以其位爲節者此時司射未有位也云遂者見其間無他事也若自階下適堂西則堂下祇有二揖矣且非所以教衆耦威儀之法也敖說恐未是西階西有樂縣豈得由懸間往乎鄉射禮云南面揖揖如升射則每至故揖處皆南面揖及北折而適堂西則西面揖皆與此異

遂取扑搯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註曰於是言立者其位也鄉射記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

敖氏曰云遂取扑則扑亦在堂西矣所設中之西南其南

北亦南於洗而東西則直西霤與此禮三耦之位在東方故司射至是乃得定其位於此亦與鄉射異也

右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

註曰司馬師正之佐也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爲旌

敖氏曰負侯獲者皆士旅食者與旌謂翽旌鄉射記曰君國中射以翽旌獲

世佐案司馬師蓋軍司馬之佐也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之事於天子射烏氏也周禮射鳥氏職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是其徵矣諸侯蓋以庶人在官者爲之三侯各一人註以爲卽獲者非凡獲者所持皆謂之旌周禮司常職云凡射共獲旌是也三侯之旌

各不同大侯之旌以析羽爲之鄉射記云於郊則以旌獲是也參侯干侯之旌以雜帛爲之鄉射記云旌各以其物是也其旌杠之長短亦異約鄉射記言之鄉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而旌杠長三仞依鄭說七尺曰仞則旌蓋出侯尺八寸矣由斯而推干侯與鄉侯同參侯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其旌當長三丈四尺三寸少半寸爲五仞而弱也大侯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其旌當長五丈三寸少半寸爲七仞而強也旌必出于侯尺八寸者欲射者見而識之且以爲別也敖以旌爲翻旌固非鄭統以析羽釋之而不知其別於經旨豈盡得哉

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

敖氏曰皆皆三侯者也大侯參侯去地遠亦云負者但取

北面於其北亦因干侯而言也先云適侯乃云執旌是旌先倚於侯也然則上經亦當有命倚旌之類明矣侯侯後命

世佐案負侯者蓋皆自西方適侯也

司射適次作上耦射

敖氏曰東面作之

世佐案鄉射射位在西故作射者西面大射次在東故作射者東面也

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

註曰上射在左便射位也

世佐案鄉射三耦東面北上上射本在下射之左大射三耦西面北上立時上射在右及發位並行則上射轉居左必居左者所以便其就右物也下射在右就左物

亦便

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侯

註曰視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射參中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于中于中十尺

敖氏曰侯中于侯之中也

世佐案三耦皆士皆當射于敖說是

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

註曰司馬正政官之屬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於物間

疏曰案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

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爲司馬正也

敖氏曰司馬正與司馬師乃射時所立之官如司射之類也右挾之謂以右巨指鈎弦也適下物由上射後而少南行也此行而立于物間乃云適下物者下言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故於此惟據下物而言

世佐案周禮序官云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諸侯司馬卿小司馬下大夫各一人軍司馬蓋上士二人矣此云司馬正卽軍司馬之長也上云司馬師卽其佐也司射以射人爲之則司馬二人皆以士爲之亦其宜也知非司馬及小司馬者以三卿五大夫之位皆在堂不在下故也司馬正袒而決遂且挾弓大射禮重也鄉射禮云司射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

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

註曰宮爲君商爲臣其聲和相生也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

疏曰引鄉射者證與此不同之意

敖氏曰宮商皆謂諾聲也宮大商小趨直西至乏南乃折而北不自侯西北行者不敢由便也古人步趨有法雖賤者猶謹之而不苟若此則其上者可知矣先宮後商乃止亦有漸也

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而侯

註曰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于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與而侯疏曰引鄉射者此文不具宜與彼同

敖氏曰授獲者以旌也或曰者下當有旌字蓋文脫耳授旌而退三侯者皆然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也退立于西方各當其乏之西與獲者旣偃旌于地乃與

世佐案獲者大侯服不也周禮服不氏職云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諸侯其以庶人在官者爲之與參侯于侯則其徒二人也孟子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則其尊卑亦微有辨矣負侯者各以其旌授獲者而退事畢也立于西方蓋在士南東面南上與知在士南者不敢與士序也東面異于士旅食者也南上統于侯也以負大侯者爲上負侯者位在西方獲者位在乏不相侵也舊說負侯居乏相代恐未然鄉射以獲者兼負侯臣禮省也

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

拾襲反位

註曰鄉射禮曰司馬反位立于司射之南

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

敖氏曰此指在干侯之乏者也大侯參侯者亦坐而不獲世佐案此時大侯參侯之獲者共立自如不唱獲不坐也敖云亦坐非

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

郝氏曰卒射右挾之謂矢發盡左手執弓右手大二指挾弓弦就物內轉向北揖異于鄉射也姜氏曰鄉射云皆執弓不挾南面揖

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

註曰上射於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

敖氏曰位次中之位也亦西面北上上下凡言三耦之位皆放此

郝氏曰反位反次北西面北上之位

世佐案上經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則三耦位在次中明矣郝云在次北非

三耦卒射亦如之

敖氏曰三亦當作二字之誤也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摺扑反位

教氏曰去扑者與尊者言不敢佩刑器也

姜氏曰鄉射卒射告于賓者尊賓也此不告于賓者公尊也鄉射賓揖司馬乃降摺扑反位此不揖者君非賓比也

右三耦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

註曰出出于次也袒時亦適次

疏曰凡袒襲皆於隱處

敖氏曰不言司馬正適次者以下言出則適次可知亦以上有成禮故於此省文也

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侯

註曰侯小臣取矢以旌指教之

敖氏曰此負侯即獲者也如初去侯謂許諾以宮商至乏

聲止也惟去來異耳三耦所射于侯而已而三侯之負侯者皆執旌以往者卑統於尊且矢亦或有遠近故也

張氏曰負侯許諾如初去侯如去侯時之諾以宮又諾以商也

世佐案此負侯即立于西方者云如初去侯則諾聲起于乏自西方至乏不諾也如初之下復云去侯者以別于初負侯之時不諾也云皆執旌則獲者又以旌授之矣

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

註曰此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而降之

敖氏曰北面於所設楅之南

郝氏曰設楅中庭南與洗齊故司馬正北面立其南使設者止勿過南也

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

註曰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

疏曰畢是助載鼎實之物故司馬執弓爲畢以指授若周禮執殳以爲鞭度然

敖氏曰司馬正東面立于所設楅之西也此楅亦南面坐設之畢所以指畫處置之器以木爲之其長三尺此以弓指畫設楅之處象畢之用故曰以弓爲畢云凡以畢指教者皆立于所設器之側

郝氏曰小臣師設楅司馬正又轉西東面立使設者勿偏西也畢竹簡笏類形如畢星卽今如意執以止物曰畢與蹕通止也臣當君前不敢指搗故以弓當笏止其處

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

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

世佐案鄉射禮云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此文省耳

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與反位

註曰此坐皆北面

敖氏曰又袒執弓不言決遂右挾之者可知也司馬師既乘矢其備若否皆以告于正若不備則正命取矢若備則正亦進撫之也左右撫者左手撫其左右手撫其右以審定其數耳

世佐案司馬師既乘之矣司馬復進而撫之慎其事也

右取矢加于楅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

信禮集編 卷七
註曰倚扑者將卽君前不敢佩刑器也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辯聞也

敖氏曰請射乃升者以其後有告耦等事宜在上爲之故也東面亦與他儀異下經云司正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

右再請射

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

註曰告諸公卿于堂上尊之也

敖氏曰耦者謂公卿自爲耦也以耦告亦如命三耦之辭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見其貶於諸公卿也下文所云是其事已若卿與大夫爲耦則其告亦當有上下之別諸公卿大夫爲耦亦各以其次爲之
郝氏曰命賓御于公以君命命也

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摺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

註曰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

疏曰上云司射等適次謂入次中此適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所過向堂東西面立因過次爲適次非入次也

敖氏曰於此云北面則是命賓及告諸公卿皆鄉其位也適次亦謂進而至於次也三耦士也而在大夫之上者以其先射尊之三耦之南大夫之北宜有闕地以待諸公卿之降

世佐案是時三耦位在次中之北大夫適次亦謂入于次也註疏說誤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

子命下射日子與某子射

敖氏曰司射東面亦在次中不言適次者可知也

世佐案司射東面嚮大夫也大夫之西北蓋當諸公卿之虛位必於此者命當自上下也合耦曰耦耦大夫與大夫者謂大夫與大夫射司射命之以定其耦也其命之之辭如下文所云張氏監本正誤云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比誤作北愚謂監本非誤也或作比者後人因不審其句讀而妄改之耳朱子及楊氏敖氏諸本皆與監本同今從之

卒遂比衆耦

敖氏曰衆耦士耦也士與大夫爲耦者亦存焉

世佐案是時司射少南東面于衆耦之西北比之

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

夫之耦爲上

註曰爲上居羣士之上

敖氏曰立于大夫之南則在次可知故經亦不言適次若士與大夫爲耦亦其長者也乃著其爲上者意與鄉射同大夫之耦雖爲上射猶立于大夫之後者射事未至明其不並立也及將射乃轉居右而並立云

郝氏曰大國諸侯臣一孤三卿五大夫三耦自有餘而時或有與有不與故大夫不足則以士比之

世佐案經云若有者亦兼次國以下無諸公而言無諸公則有大夫與卿爲耦者有士與大夫爲耦者以一大夫爲賓故也大夫之耦唯一人耳鄉射禮云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與此異

命大夫之耦日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

註曰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

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

敖氏曰諸公卿尊宜事至乃降也此時之降者爲比耦也
彘者旣以耦告公卿于上則耦定矣故可以未降

右比耦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

註曰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旣命而反位不言之者上射
出當作取矢事未訖

敖氏曰司射旣於次中東面以次命之卽反西方之位不
言者亦以其可知也司射於取矢者惟命之而不復作之
者以其取矢亦發於次中與鄉射異

世佐案三耦彘在次矣註云此命入次之事非鄉射比
耦位在堂西射位在司馬之西南故司射於取矢者旣

于堂西命之又于司馬之西南作之大射惟有次中位
故司射命取矢訖卽反中西南之位而使小射正作之
也以下經證之此處蓋有闕文

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而揖及楅揖

註曰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司射作之乃
揖行也

世佐案註說誤見上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
兼諸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註曰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
下射將背之

敖氏曰旣順羽則鈎弦而左還也自西面而東面若皆左
還則謂之周此先左還而後右還是毋周也下放此必毋

周者以相變為容

世佐案鄉射未興而順羽故云順羽且興此則既興而順羽故云順羽且左還其節亦小變也毋周威儀多也
註說似迂

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

敖氏曰反面自東面而反西面

既拾取矢捆之

註曰捆齊等之也

郝氏曰捆叩也叩四矢使齊也

張氏曰捆疑當作捆孟子註捆猶叩採也叩採有取齊之義若捆則門楹耳 監本正誤云捆之與捆復二捆字俱誤作捆

世佐案古字少捆與捆蓋通用也捆同捆張氏改捆為捆亦泥孟子捆屨之捆或作捆俗字也

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

註曰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陽為內下以陰為內因其宜可也

敖氏曰亦揖乃皆內還經文不具也上射左還下射右還皆鄉內故摠以內言之皆內還者由便也

世佐案內還者先以身鄉堂而還也上射東面左還則鄉堂下射西面右還則鄉堂必皆內還者取其相鄉且威儀之法不敢由便也註說似迂晦敖氏由便之說尤非凡敖氏所解左還右還皆與註疏相反今不從

適福南皆左還北面揖摺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

註曰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上射
轉居左便其反位也上射少北乃東面

疏曰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故知上射少北乃
東面得東當次也

敖氏曰以如以賓升之以謂上射以其耦左還也此左還
者上射先而下射後故言以

世佐案上射自楅西下射自楅東皆南行適楅南上射
在右至是將轉而居左故云以耦左還能左右之曰以
言易位之事上射實主之也鄉射禮云皆左還不云以
耦者上射仍在右不須易位也鄉射射位在西故其反
也上射於右爲便大射次在東故其反位也上射於左
爲便蓋西行者以北爲右東行者以北爲左也敖云於
左當作於右非

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

世佐案相左謂退者由進者之南也反位反次中西面
北上位

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
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

註曰有司納射器因留主授受之

右三耦取矢于楅

司射作射如初

敖氏曰如初亦適次作上耦也其異者三耦於既作乃袒
決遂取弓矢也司射既作卽反位不俟之

一耦揖升如初

世佐案謂自出次至合足而俟之儀皆如初射也

司馬命夫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

敖氏曰司馬司馬正也下放此不言說決拾與襲亦文省
世佐案如初謂自司馬正適次至負侯者退立于西方
皆如初命去侯之儀也是時獲者亦與共而俟

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
獲于公公許反摺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
註曰北面立于所設中之南當視之也鄉射禮曰設中南
當福西當西序

敖氏曰大史前立于所設中之西於是司射當之西面命
之既則少西南行而北面以弓爲畢指畫以示其處

郝氏曰北面示設中者不得過南也

世佐案北面於所設中之南示設中者以南北節也鄉
射禮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此命釋
獲者亦北面不西面立者以大史既立于所設中之西

東面則設中東西之節可見矣不須司射更示之也

大史釋獲

敖氏曰言此者明上所謂釋獲者之爲大史也

郝氏曰史掌書記算法故主獲

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
餘于中西與共而俟

註曰先猶前也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
師退反東堂下位鄉射禮曰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

敖氏曰此不言執算者又不言大史受算則是大史自執
算矣實算則坐故於後言與是時大史位於中西小史之
位亦宜近之

張氏曰中形爲伏獸竅其背以置獲籌執之則前其首設
之則東其面面首一也

世佐案首據中言也面據設中者言也執之先首設之
東面則中之東西設而其首在東也明矣

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柶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
註曰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
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
也柶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
衆當中鵠而著

朱子曰綱耳卽籠綱以布爲之梓人謂之纒而此謂之絹
字雖異而音則同

敖氏曰西面亦於中東離麗也中而麗於維綱言其去鵠
遠也揚觸柶復言其非正中又且不必在鵠也二者甚不
宜釋獲而於君則釋之優君也不與謂不在此釋獲之科
也此特承上文而言耳其實衆之所射非正中其鵠者皆

不釋也或曰維謂躬與舌也躬舌所以維持侯未知是否

案註之絹字恐是纒字之誤梓人云纒寸焉

郝氏曰侯舌曰維繫侯繩曰綱柶叩也矢叩侯還反于地
姜氏曰離之言麗如詩雉離鴻離之麗註訓爲過獵則于
上中字似難通

世佐案離字之訓敖得之維當以敖氏所引或說爲正
麗于維去鵠猶近麗于綱則尤遠矣維與綱侯之上下
皆有之而大侯參侯則唯見其上耳韻會云柶猶款也
扣也人物出入多扣觸之則柶有扣觸之義矣復如雨
星不及地尺而復之復柶復謂矢扣觸侯而還復也或
曰柶謂矢觸侯之左右如柶之在門兩旁也復謂矢至
侯而還復也姑備一解存之註中絹字當依敖氏作纒
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

註曰值中一侯則釋獲

敖氏曰此愈優君也中亦兼離維綱與揚觸相復者而言皆獲者中一侯則其侯之獲者主獲之也此命亦傳告於獲者故以獲言之上云釋獲下云獲互文也

郝氏曰君射不拘大侯參侯干侯中皆釋獲衆射非其侯中不算

姜氏曰唯公所中中五字爲句上中去聲謂中之也下中如字乃侯中之中蓋言上三者衆不釋獲公則釋之然亦一侯釋獲耳惟公所中在侯中則三侯皆獲凡皆以優君也

世佐案上經云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所以辨其等者嚴矣此則告以優尊之義亦爲上得兼下也姜說傷巧當以舊說爲正

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

註曰傳告服不使知此司射所命

疏曰據在大侯而言告服不則參侯干侯告可知舉遠見近

世佐案釋獲者謂大史也必以此命傳告獲者以其唱獲與釋獲聯事故須使共聞之不親往告者獲者賤且方有事不可暫離中側也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

註曰射不中鵠不釋算

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中與執而俟三耦卒射

右三耦再射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

註曰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俟君事畢

疏曰下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

个升自西階是君事畢乃爾今此但取之以俟非即袒決

遂也蓋去射時尚遠不可以即袒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此言降而不言升似有闕文賓降取弓矢以升者

明其將侍君射

郝氏曰賓與君為耦君將射賓先自堂上西序東面降立

階西東面也

世佐案賓降謂自其席而降也公為賓舉旅之時賓既

就席矣郝云自堂上西序東面降非不言其升者俟于

堂西未升也取弓矢之儀詳見下文先言之者與下為

節也

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

註曰言繼三耦明在大夫北

敖氏曰不言降者可知也

郝氏曰初納射器賓弓矢在堂西諸臣弓矢在東次故賓

適堂西諸公卿適次各取弓矢

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

註曰君尊若始焉

世佐案此云皆執其旌則旌之不同益可見矣亦獲者

授之于乏

司馬師反位

郝氏曰位在西階下東面司馬正之南也

隸僕人掃侯道

註曰新之

郝氏曰隸僕人周禮司隸之屬

世佐案隸僕人即周禮隸僕也隸僕下士二人屬夏官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故使之給埽候道之役諸侯蓋亦以庶人在官者為之也司隸掌五隸之法屬秋官郝氏乃引以當之誤矣

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

註曰告當射也

敖氏曰告射輕於請射故不升堂

世佐案此時賓在堂西故適西階東告之郝云賓立西階下西東面非告公北面告賓蓋西面與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註曰授弓當授大射正拂弓去塵

疏曰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當是大射正一人為上司射次之司射或謂之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如此文既云小射正一人又云一小射正則小射正二人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授當作受受弓者受於有司也受弓亦於東堂皆皆二小射正也云小射正一人又云一小射正則小射正亦多矣周官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然則諸侯之大射正上士亦二人小射正中士亦四人與

郝氏曰小射正授弓授之大射正大射正授公東堂堂上東君席側也

世佐案東堂東序東也郝云君席側非初納射器君之

弓矢適東堂至是小射正受而拂之與奉決拾者同俟于此授當從敖氏作受蓋受之于弓人也俟者俟公就物則一小射正奉決拾以從一小射正以弓授大射正也大射正唯爲司正者一人其餘皆小射正也敖云大射正二人非

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筈東面立

註曰不敢與君併東面立鄉君也

疏曰前文賓降適堂西取弓矢無賓升堂之文但文不具其實卽升矣是以此文云賓降

敖氏曰北一筈物北空一筈地也必退於物北一筈者遠下君亦爲司馬當由物後而適物間也

郝氏曰賓降卽前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謂取

弓矢升再降非也物北右物之北

世佐案此當以郝說爲正蓋三耦卒射則公將射矣公將射則賓及諸公卿皆降自司馬師命負侯至小射正俟于東堂皆一時事也觀此經復言公將射則賓降亦是復言可知必復言之者見其與上諸事同節也舊說前降取弓矢此降又爲袒以下諸儀則經何以前言降而不言升宜後儒疑其有闕文也夫一弓矢也旣取之而升復以之而降降而又升其儀不亦繁複乎此云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卽取弓矢之儀也臯者取弓矢以升其儀當復何如且公之弓矢尚俟于東堂而賓乃先取之以升亦無是理也以是數者推之則其謬誤顯然矣

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

傳禮集錄 卷七
註曰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之南還其後也今文曰右還

敖氏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故也是時君未立於物而先辟之敬之至也郝氏曰司馬命去侯還右乃降者賓物居右司馬出右物南卽西轉下堂不還左物也

世佐案司馬司馬正也還右言于如初之下見其異于初也敖說得之位司射之南也又案今文曰右還義似長蓋由右物之南適西階卽右還也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筈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

註曰筈萑葦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

敖氏曰筈蓋竹器決拾在站上時亦宜用筈至是始見之

耳射時大射正爲司正如故至是暫舍其職而爲君執弓重其事也弓射器之主也

張氏曰大射正初爲擯者復自擯者立爲司正至此又舍司正來執弓也

世佐案大射正執弓蓋小射正授之于東堂

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與贊設決朱極三

註曰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敖氏曰拂者拂決極與拾也贊設決與極者爲君設之也下言贊者放此君極朱而用三若臣則用二其物色亦未聞士喪禮曰纊極二蓋死時變用纊而數則與生時同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

敖氏曰此袒於設決之後亦異於臣

世佐案侯者侯公卒射當贊襲也

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以筭退奠于坫上復位

註曰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

郝氏曰小射正復位與小臣正同立侯于東堂也

世佐案此言設拾而不言遂者以君不肉袒故取歛衣之義復位復侯于東堂之位也小射正復位者亦侯公卒射以筭受決拾也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

公公親揉之

註曰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其安危也今文順為循

疏曰以袂向下於弓隈順放之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以弓弱者為危弓强者為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

弓之強弱

敖氏曰隈者弓之曲處也考工記曰凡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是也順之者所以審其厚薄而驗其強弱也詳上而略下以其上下之厚薄均

郝氏曰袂衣袖順即拂也以衣袖順弓上下兩隈拂之示整潔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右再拂下隈之背一拂之世佐案順之以袂亦拂拭之意郝得之前小射正既于東堂拂之矣至是大射正又順之者敬君物也隈分左右則弓之仰執明矣上再下壹左右各三也上弓裏下弓表

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

註曰內拂恐塵及君也

敖氏曰授矢亦以巾也燕禮記曰小臣以巾授矢凡授弓

矢皆當於公右

世佐案稍屬說見燕禮記

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

註曰若不申使君當知而改其度

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

註曰留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

敖氏曰左右曰方者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也

世佐案方與旁通矢行或左或右皆曰旁敖說非

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

註曰公下射也而先發不留尊也

敖氏曰俟者將復授之也云拾發以將乘矢則是賓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爲也

世佐案敖說非燕禮記於君既發之後乃云上射退于

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是亦公先發之證矣

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

世佐案反東堂下之位

大射正受弓

註曰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

小射正以筈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

世佐案小射正之位敖云未詳郝云於東堂竊謂諸侯之小射正蓋中士下士也其位本在西方東堂乃其將射俟事之位上經云皆以俟于東堂是也事畢則仍反西方之位與

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

敖氏曰云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西之中而與鄉飲酒者異明矣

世佐案此時司正之位蓋亦遷于司射之南如鄉射禮也經不言者文不具耳敖氏據此而改經中庭爲阼階前泥矣郝云此九字當在三射畢釋獲者退中與算之後亦非

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
註曰階西東面賓降位

疏曰上文賓受獻訖降立于階西東面

敖氏曰公退云還是其進退亦不由物前也賓因降而不敢卽升若以是時未有上事也不言說決拾襲亦文省

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

註曰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

敖氏曰反位亦在次於取弓矢之處爲少北耳衆謂大夫而下此不分別士與大夫爲耦之儀是如三耦也其以君在故耦不得盡其尊大夫之禮與釋獲皆如初亦指君以下言也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共而俟

右公及賓諸公卿大夫皆射

郝氏曰此節叙君射過自矜貴多衰世驕蹇之風乏先王恭儉之意人主旣身居下物折節行禮過自矜飾何以誨下至于三射樂作然後就物不以樂志則所稱節奏比禮容體比樂者君獨不然焉用射君不用禮樂而能選士御臣者未之有也

世佐案篇內如中三侯皆獲及不以樂志之類皆所以
 優至尊而辟不敏也必如此者以人主不可有與臣下
 爭勝之心一有是心勝則矜不勝則伎其為患匪淺鮮
 故設此法以寬之使知為人君之道不必規規見長于
 一藝之間而亦不因是形其短此制禮者之深意也至
 于授弓矢贊決拾諸儀官具物備亦貴貴之義應爾而
 郝氏譏之過矣

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
 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

註曰司馬司馬正於是司馬師亦坐乘矢

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東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
 反位

註曰異東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進前也又言東

整結之示親也

疏曰公卿皆異東但大夫或與士耦則士矢不東大夫東
 之故註特言大夫尊殊之也

從儀禮圖節本

敖氏曰此文主於東矢而言蓋見其不在如初之中者也
 郝氏曰左右撫之數眾矢也進東謂既數眾矢而后進所
 東之矢于楅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

世佐案異東之者人一東也東之亦於楅上卒東畢也
 敖云衍非正上似脫司馬二字撫矢之位鄉射禮云當
 楅南北面此宜亦如之委矢于楅北括束茅于矢上握
 則東矢之處於撫矢者為近矣既撫而復親東之乃云
 進者蓋撫手及之而已東則於當楅之位又少進也郝
 云進所東之矢于楅然則未進之前賓諸公卿大夫之
 矢豈皆委之于地耶其說蓋不可通矣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

註曰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于東堂下可知

敖氏曰授之亦小臣也

司馬釋弓反位而後卿大夫升就席

註曰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楅

張氏曰方司馬釋弓反位卿大夫卽升就席是其升在小臣委矢之前以上文類言如初諸事故至此始特言之

右再取矢

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面坐

敖氏曰此坐字衍文鄉射無之

坐兼歛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

世佐案此亦君禮之異者也鄉射禮云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

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歛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

右數獲

世佐案此算獲及飲不勝者之法皆與鄉射無異則亦以習禮樂而非別賢否可見矣若果爲將祭擇士之禮豈可不分各耦而較其中之多少哉

司射命設豐

敖氏曰亦適堂西命之也

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

敖氏曰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

世佐案司宮而曰士者別于庶人在官者也周禮宮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蓋以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爲
之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

世佐案弟子謂士之少者也位在西方

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搯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
射者

敖氏曰司射袒亦決遂文省耳東面命之於次中

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
弓于其上遂以執附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

爵于西階上

疏曰大射者所以擇士以助祭今若在於不勝之黨雖數
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
飲罰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
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此目下事也

世佐案疏爲此說以護註耳其實非也算獲旣以左右
計之矣其數中不數中亦孰從而辨之哉

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
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
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
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
于豐上退俟于序端

註曰僕人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自此以下辯爲之酌
敖氏曰僕人師不言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俟時而共
之耳

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
弓耦不升

註曰此耦謂士也諸公卿或闕士爲之耦者不升其諸公
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

敖氏曰耦唯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不升則立于射位也
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

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
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

註曰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己尊枉正罰也授爵而
不奠豐尊大夫也

敖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之其次則不洗矣降降席也
西階上臣飲爵爵之位也授執爵者宜反於其所受者也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

註曰侍射賓也飲君則不敢以爲爵從致爵之禮也

張氏曰角觶疏以爲以兕角爲之對下文飲君象觶而言
仍是三升之觶非四升曰角之角也

世佐案賓將自飲故用角觶

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世佐案公於是復答再拜者飲不勝者之禮也鄉射記
云若飲君如燕是也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
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敖氏曰此以上與賡觶之禮同者也以致者亦奠于薦南

公卒解賓進受解降洗散解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解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

註曰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恥公也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

敖氏曰此與媵解之禮異者也所以謂之射爵也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

註曰擯者司正也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

註曰此耦亦謂士也

敖氏曰此耦之時大夫有與士爲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此諸公卿衍文

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解

右飲不勝者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手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

註曰爲大侯獲者設尊也言尊侯者獲者之功由侯也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散爵名容五升

敖氏曰爲三侯之獲者及隸僕人巾車設尊而言尊侯者以其功皆由侯也兩兩壺也或脫一壺字耳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侯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卽篇首之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畧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

世佐案敖說當矣註以此尊專爲大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云服不之東北其地一也一地而兩尊或先或後亦理之所無者註又云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尤屬飾說因燕而射君或不與未聞大射而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乎云南上是亦有元酒矣獻獲者而有元酒以祭侯故重之也

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

註曰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
敖氏曰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也司馬正獻亦異之獻時蓋亦西南面

張氏曰服不卽獲者也前此皆言獲者以其事名之至此乃著其官是尊大侯也

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註曰近其所爲獻

疏曰服不得獻由侯所爲故不近乏而近侯

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

註曰不侯卒爵畧賤也此終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
敖氏曰旣拜送而反位亦爲其不拜旣也是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於司馬正旣反位獲者亦反東面

張氏曰此段鄭註可疑當以經文爲正服不之徒或在司馬師所獻之中耳

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

註曰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

肺

敖氏曰薦於服不之東俎在薦東

世佐案獲者之俎折以卿之餘體獲者而有俎亦以祭侯故也鄉射禮云俎與薦皆三祭

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

註曰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

敖氏曰此獲者卽服不也變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有司與庶子既錯薦俎於地獲者則以爵適右个而二人復執薦俎從之薦錯於獲者之南俎在薦南

張氏曰信如註言司馬正並獻一人當用二爵經文明言

實一散于篚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決是服不氏一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巾車後乃獻之

世佐案上下註意蓋謂國君大侯服不與其徒負侯居乏相代司馬正獻服不訖卽獻其徒而后反位亦非謂二人並獻也但玩前後經文負侯及獲者三侯皆有之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蓋周禮射鳥氏之職以其取矢知之也諸侯兼官卽以服不氏攝之獲者專主唱獲與負侯者並不相代司馬正所獻唯服不之長一人其參侯于侯之獲者及三侯之負侯者皆司馬師獻之也而註說之誤了然矣

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

註曰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爲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爲一手不能正也此薦俎之

儀禮集解 卷七
設如於北面人焉天子祝侯曰唯若寧侯無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貽女曾孫諸侯百
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

敖氏曰祭俎者興取刳肺以坐祭也二手祭酒為散大酒
多一手注之難為節也

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

註曰此

刊本誤作北今
從集說改正

鄉受獻之位也不北面者嫌為侯

卒爵

敖氏曰東面變於受爵之時也卒爵與受爵不同面自是
一禮耳下釋獲者亦然

設薦俎立卒爵

註曰不言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也鄉射禮
曰獲者薦右東面立飲

敖氏曰卒爵於薦西東面自若也是時司馬師蓋已北面
於其東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

註曰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干侯之獲者其
受獻之禮如服不也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
於大侯也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

疏曰隸僕人巾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
侯之位受獻也隸僕而得獻明量人在巾車之先得獻可
知

敖氏曰承服不後而洗則是此每獻皆洗矣隸僕人與巾
車皆聽命于司馬故亦司馬并獻之不言量人者或不與
此獻與

世佐案獲者謂參侯干侯之獲者也三侯之負侯者亦

存焉於是乃統言獲者以其事相聯也

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筐

註曰獲者之筐

世佐案獲者之筐卽服不之筐也

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

註曰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中車量人自服不而南

世佐案獲者謂三侯之獲者及負侯者凡六人也乏亦

謂三侯之乏也於是不別言服不者以其事同也

服不復負侯而俟

世佐案此負侯者也謂之服不者著其以服不之徒兼

之也周禮服不氏下士及其徒凡五人而茲乃有六人

者以其兼射鳥氏之職也是時三侯之獲者皆居乏

右獻獲者之屬

司射道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

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

註曰獻釋獲者與獲者異文武不同也去扑者扑不升堂

也少南辟中辟刊本或作辨誤今從通解及集說改正

敖氏曰釋弓亦并釋矢也鄉射有矢字洗觚升實之與獲

者異蓋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

之尊而酌上尊也

薦脯醢折俎皆有祭

註曰俎與服不同唯祭一爲異

敖氏曰皆皆薦俎也祭亦脯與切肺也不言所設之人蓋

亦有司與庶子與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

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

註曰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

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
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
西搯扑以反位

世佐案此司射倚扑之處與鄉射同倚弓矢之處與鄉
射異

右獻釋獲者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

敖氏曰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鄉之升者有為為之耳此
言如初未詳疑術也

世佐案初謂第一番射時如初者謂其請射之辭也敖
以為衍文非

右三請射

反搯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

敖氏曰執弓亦右挾之序謂每耦以次而出也

司射先反位

註曰言先先三耦也司射既命三耦以入次之事即反位
三耦入次袒決遂執弓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鄉不言
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

疏曰鄉謂第一番之時但言司射反位而不言先是以決
之從通解

張氏曰註挾矢字衍

世佐案三耦袒決遂之所與其射位皆在次中但有南
北之異耳司射位自在中之西南云先者謂其不俟三
耦之袒決遂而即反位也註誤

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註曰小射正司射之佐作取矢禮殺代之

敖氏曰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一句似衍大射之禮司射
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鄉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
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
不宜言如初其為衍也明矣

世佐案上云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司射命
之之辭非謂三耦已為之也司射命訖反位於是三耦
皆自射位在次中
最北適次南少東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反
射位而后小射正作上耦取矢也此皆與第一番取矢
之儀同故以如初蔽之三耦拾取矢言于小射正作取
矢之上者以其有袒決遂之事在作取矢前也云小射
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
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敖氏不悟上經之闕而反以此為

衍誤矣註謂此以小射正代司射亦臆說也

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
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
矢如三耦

註曰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
射不作取矢從初

敖氏曰如初位者適次繼三耦以南也云如初位又云入
于次見其所進者又深也凡經云適次而已者兼深淺而
言也云入于次者言其深入也先言適乃言入若次中者則
皆先淺而後深也執弓亦右挾之皆進謂出次而西面之
時也上下射當楅而進坐說矢束是俱北面說之也然則
鄉射之大夫說矢束亦北面明矣既說則上射少西而反
東面下射少東而反西面乃拾取之

張氏曰註繼射謂繼三耦而射從初謂從三耦之法繼射者皆從耦法故不再命之也

世佐案適次入次之辨敖氏論之詳矣而其言說矢束之法則非也北面說矢束既說而后各就楅西東之位者大夫與大夫之禮也既就楅東之位而后說矢束說之亦西面者大夫爲下射之禮也經文甚明柰何混而一之耶

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

註曰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席大夫與已上下位故氏曰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鄉射云揖退是也大夫既反

位諸公卿乃與之序升公卿之下不言大夫者文脫耳又此上下文皆言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然則此有脫文明矣

張氏曰諸公卿大夫自爲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者取矢在後前取矢者待于三耦之南至大夫與耦取矢反位乃與之同升就席以爵同故相待也

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

右射者皆取矢于楅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

註曰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

行之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
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
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司射反摺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

註曰言君有命用樂射也樂正在工南北面

疏曰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面司射在西階
下東面遙命之

樂正曰諾司射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

註曰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
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周禮射節天子九諸侯七卿
大夫以下五

郝氏曰眡視同

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

註曰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
奏之也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
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
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
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
則燕則譽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間若一者調其聲之
疏數重節

世佐案貍首之詩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以騶虞采
蘋之類推之亦必其首章有此二字而取以名之耳射
義所載曾孫侯氏數語未知其果是與否即使果是亦
未必其章頭也鄭君諱所不知而強爲之說安矣又案
大戴禮投壺篇末亦載曾孫侯氏之詩比射義特詳後
又雜以考工記祭侯祝辭有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

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言或鄭說之所本與凡以樂節射者但取其節而不取其詩之義也今大小戴記所載曾孫侯氏之詩皆序射事與騶虞采蘋之類不協疑非豨首本篇也大戴禮既言曾孫侯氏又云于侯既亢尤屬不倫蓋其所拮拾者麗矣

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豨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

敖氏曰三耦卒射之後儀亦多矣此特見其一也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

註曰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不敏也志意所擬度也春秋傳曰吾志其目

疏曰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唯作樂為異敖氏曰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

似不必獨見之且語句不全亦恐非出於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

世佐案稍屬當從敖氏作衍文或謂稍屬不以樂志為句非說見燕禮記

卒射如初

敖氏曰初謂公卒射以至賓反位于階西之儀

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敖氏曰三事皆如初也降反位指衆射之最後者而言以

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

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右三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

傳禮集錄 卷一
如初復位

右取矢數獲如初

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

敖氏曰實觶之上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此文脫也

右飲不勝者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眾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

敖氏曰後弦字下蓋脫附字

卿大夫升就席

敖氏曰不言諸公者可知也諸公卿大夫既就席則士亦

當反西方之位矣

右射者復皆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中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

敖氏曰退楅亦於次司馬正於此命解綱則臯亦命繫之明矣鄉射曰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註曰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君復射釋獲者亦退其薦俎

敖氏曰亦小臣執中大史執算也退中與算亦於西堂下既則大史與小史俱復位於門東

世佐案大史當復于侯東北之位

右退諸射器射事竟

世佐案下經云無算樂則是時亦當有樂正命僕人正等官相工反坐之事如鄉射禮也此文不具耳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

敖氏曰此一舉觶當在未立司正之前乃降於此者爲射故也

右公爲大夫舉旅

敖氏曰此以下經文與燕禮同者亦不重釋之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

李氏寶之曰馬字疑衍

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

敖氏曰如賓禮謂亦各鄉其席取之也諸公南面卿北面

大夫降復位

註曰門東北面位

疏曰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故降復位云門東北面位者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

敖氏曰復位于門東者以諸公卿亦以俎出故也燕禮諸公卿無俎故與大夫降而同立于西階下

世佐案復位門右少進之位

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

敖氏曰正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宰設公俎亦膳宰徹之然則上之設公俎者亦庶子正矣

右徹俎

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

註曰諸公卿不入門而右以將燕亦因從賓

敖氏曰入門入自闈東也入門而不左不右即東面而立變於常位也將與大夫同升宜近之

世佐案東面北上與燕禮卿大夫降位同蓋近西階下也敖說非

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右說屨升坐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解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

註曰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司正大射正

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

世佐案此言射人而不著其數則不止一人矣蓋小射正之俟于東堂者皆與也皆與也者以其有事也不言司士者以其爲士中之尊不可位于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帛者執帛者非士也凡此皆與燕禮異疏以爲文不具非

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

註曰祝史門東北面東上

敖氏曰此獻史蓋小史也大史釋獲鄘已受獻

世佐案祝史位在干侯之東北註非

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右主人獻士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註曰今文公答拜無再拜

姜氏曰答再拜者蓋賓致爵與臣異而既徹俎安坐又與其前異與當以古文為正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

註曰此觶當為觶

右賓媵觶于公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

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

世佐案觶亦當作解

右公為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

註曰獻庶子則正禮畢後無事

放氏曰命君命也不猶未也此雖非正射然亦當闕正禮中行之故其節在未獻庶子前也

世佐案此又因燕而射也燕禮射於獻士之後今移于此者以前有三番正射其節宜少間也

司射命射唯欲

註曰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

可否之事從人心也

敖氏曰以其非正射也人之力量弱不齊或有至是而不欲射者故以唯欲命之然則正射之時自諸公以至於士無有不與射者矣

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

註曰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言賓賓從羣臣禮在上敖氏曰降拜拜君命也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唯欲之命也

世佐案皆降拜者拜君復射之命也雖將不與射者亦拜賓亦在焉而公不辭之者以其非與公爲禮也凡因受命而拜者公皆不辭其下拜故說非壹發中三侯皆獲

註曰尚歡樂也

疏曰上文唯公中三侯皆釋獲至此禮殺臣與君同

劉氏曰是言值一中侯輒釋獲耳鄭謂矢揚觸而有參中者矢之

敖氏曰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因而然也中亦謂中其鵠耳唯公則離維綱揚觸相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侯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

郝氏曰壹發惟發一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

世佐案此著其禮之異者其他皆如初可知凡射必將乘矢因燕而射亦然詩云四鍤旣鈞是也敖氏郝氏皆以此爲唯發一矢恐非壹發中三侯皆獲者燕射君臣

同一侯射見鄉記此雖仍大射三侯而射者每發一矢值中一侯皆得唱獲釋算亦取同侯之義也

右復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註曰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卽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

世佐案註設詳見上篇今節錄其異者又案鄉射記云

樂正與立者齒則大射獻樂正亦與士序可知矣上經云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僕人正既與小臣同官亦當與之同獻柰何以爲左右正而伍之于奄人耶

右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世佐案公於是亦答再拜者正禮既畢宜如燕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罍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

正辭公答拜

世佐案此不言再拜者如燕禮可知也

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燭于門外

右無算爵

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鷲

註曰鷲夏亦樂章也以鐘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鷲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疏曰鄉射記於郊則閭中鄭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

敖氏曰入謂降而入于內也鷲上似脫奏字燕禮不言公

入此言公入爲奏鷲而見之也公入而奏鷲夏亦盛射禮也出時不奏遠辟天子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世佐案公入當依鄭解後儒據此而謂大射亦在公宮非也然此言于卿大夫皆出之後則公之自大學而歸也蓋獨後于羣臣矣亦可見公之勤禮而不倦也周禮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其卒曰鷲夏未詳何用杜子春以爲公出入奏之蓋據此言也然此惟見公入而出則無文又言鷲而不言夏則杜說亦未可盡信大抵公入奏鷲猶賓出之奏陔其所歌之詩與奏之之節必與天子之樂有別而今皆不可考矣惜哉

右賓出公入

郝氏曰古天子至庶人皆從事于射士童學舞羽旄干戚

儀禮集編卷七
弓矢金革之事詩書弦誦之業道器一貫純成而無間也
後世文武分途習詩書者爲文閑射藝者爲武周之興也
武王燹弓矢以求文德聖如孔子自謂俎豆嘗聞軍旅未
學古今升降聖人莫之能違矣故古有射之害則不可無
射之禮後世射廢禮遂不講天下可以無射不可以無禮
士雖不學射可以不達射禮之義乎

世佐案此篇無記者以其與鄉射燕禮相出入可參考
而知也

儀禮集編卷七

男盛容校字

儀禮集編卷八

秀水盛世佐學

後學欽鮑漱芳參校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
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
相朝也於五禮屬賓禮

疏曰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註云事謂盟會之屬若有事
事上相見故鄭據久無事而言小聘使大夫者下經云小
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也周禮大行人云歲問殷聘
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大行人又云上公九
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
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
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

